

流年记

岁月的漏洞

刘美花

老屋像一位迟暮的老人，筋骨是粗粝的砖混结构，血管是粗笨的铁质，时光慢慢啃噬着它每一个细胞。起初呈现的是黄褐渍，时光在管道上凿开裂痕，渗出带铁腥味的水痕。几年前，我家这老屋已有一段铁管这样，寻人修补，不过打上一个粗陋的补丁，暂且堵住破绽而已。如今，通到楼下的那段水管，锈蚀的管道裸露在刺眼的灯光下，衰弱不堪，赤裸裸地展示出饱经岁月的狼狈模样。我心头一紧：楼下装修，待人家崭新的吊顶严丝合缝地封上，这锈蚀的管道一旦溃决，很快便会成为汹涌的“地下河”，无情淹没人家的新巢。

我家这房子是租给曹伯峰大夫一家的，约定维修时间他因忙不能在家，便给我一把钥匙。于是，两位经验丰富的师傅挥汗如雨，搬运固体胶、PVC管、扳手、管钳，大刀阔斧地干。拆下的锈迹斑斑、触手酥脆的老铁管，管道里倒出锈得黑乎乎的碎屑，我感慨岁月巨大的侵蚀力。

师傅新换上的白色PVC管，光洁、坚韧，带着新生的气息，为老屋注入了新生的活力。这工程从晨光熹微持续到深夜，连干三天。狭窄的空间里弥漫着铁锈、尘土和汗水混合的气味，师傅们汗流浃背，他们用力时粗重的喘息和被灰尘呛得咳嗽声传入耳。曹大夫提前准备好一大桶纯净水、瓶装茶水和茶杯，我赶紧倒水伺候。三天后完工，我独自重返这片“战场”收拾卫生，阳光透过蒙尘的窗棂，将飞舞的微尘照得纤毫毕现。我卷起袖子，清扫满地狼藉的垃圾，把每一处都仔细收拾，只想收拾得完美些，尽快交付曹大夫使用。我口干舌燥，额头的汗水砸在积灰的地面，终将混乱归置整齐。我提着最后一袋沉重的垃圾，步履蹒跚地要下楼，浑然不觉寸步不离的手机，连同这屋的钥匙，竟被我遗落在屋里。

门在身后“咔哒”一声轻合，我才如遭雷击般惊觉。猛地转身，徒劳地推门板，一股冰冷的寒意瞬

间从脚底蹿上头顶，驱散满身的燥热。我僵立在昏暗的楼道里，大脑一片空白。如今手机早已不再是简单的通信工具，它成了我肢体功能的延伸，连接外部世界的脐带。如今它被锁在屋内，更糟的是，记忆也瞬间成为空洞：曹大夫的电话号码多少呢？更大的恐慌攫住我，情急之下，只能向隔壁的老邻居求助，借来一张乘车卡，抱着渺茫的希望，顶着烈日，找到曹大夫单位。然而，寻人未果，他在分院上班，只留下沮丧的我和一身黏腻的汗水。

万幸在低头间，瞥见手腕上那串熟悉的钥匙，那是我新家的钥匙。回家！租房合同在抽屉里等着我，上面有曹大夫的联系方式。返还邻居的公交卡，我身无分文，老邻居见我面色惶急，从口袋里掏出几枚温热的硬币，塞入我手心。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世界仿佛被抽走了熟悉的背景音，没有手机低鸣的震动，没有屏幕闪烁的光影，一种久违的、近乎原始的寂静笼罩下来，这寂静起初令人心慌，继而竟生出一丝奇异的安宁。在柔和的台灯下，我的目光掠过书架，最终停留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行者无疆》上。那些曾以为刻入脑海的段落、警句，竟也如那老铁管长锈，变得模糊甚至断裂。回想近几年，阅读的方式悄然改变，指尖在屏幕上点击滑动，文字如瀑、声音在耳。便捷是便捷了，然而皆如车窗外飞逝的风景，浮光掠影，很快便消逝在信息的洪流里。此刻，指尖真实地摩挲着粗糙的纸页，目光随着铅字逐行、逐句、逐字地行走、停留，才恍然惊觉传统阅读方式的质感。

次日，我如约敲开曹大夫的家门取回手机。站在晨曦里，感受到手机微凉的触感和新水管沉默的守护，想起昨天的夜读，我内心却泛起一片潮湿。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手机推送的泡沫中浮沉，纸页所承载的深度思想、绵长情感、文化血脉，是否正遭遇着一种普遍而隐秘的侵蚀？

村庄的狗儿

于心亮

我的村庄，越来越冷清了。父亲每天会提着一桶食，去往那些闭门锁户的人家，那儿有一条狗会跑出来，朝父亲摇尾巴。父亲从桶里挖出食物，舀到门旁的盆子里，去喂那些狗。看着狗欢快地吃食，父亲就会想起狗的主人们活着时候的模样……倘若有一天某户人家的狗没有出来，父亲就会去找，找到了若死了，父亲就会挖个坑，把狗埋在户主人的街门旁。

狗主人去世了，后人很少会带着狗去往他们居住的城市。往往车在前面开，狗就在后面追，追出老远追不上了，狗就悲戚地回来，满眼哀伤地蜷窝在紧锁的街门旁。父亲总会呼唤这些狗儿，它们就朝父亲摇尾巴，显出高兴的样子，会跟随父亲散散步，比如去田间、去地头，但稍微走得再远点儿，狗儿就会很礼貌地跟父亲道别，折身返回自家的街门旁。

冬夜里，父亲会去给那些狗儿的窝里絮上一些干草，免得它们挨冻。狗儿很远就听到父亲的脚步声，它们悄没声地出来，朝着父亲摇尾巴，父亲把干草抱进窝里，狗儿就东拱一嘴、西拱一嘴，最后转着圈儿用蹄子四下里踩熨帖，很舒服地打个喷嚏……有的狗儿很老了，父亲担心它们熬不过寒冷的夜晚，想带它们回家，它们依旧朝父亲摇尾巴，却不肯走。

有了这些狗儿，村庄就不那么寂寞了，天气晴好的日子，狗儿会大街小巷地呼朋唤友，跑一跑、跳一跳、喊一喊、叫一叫。尤其是夜晚里，狗儿或是疑惑、或是警示的叫声响起在村庄里的角角落落，此时的村庄就是活泛的、祥和的、幸福的、温暖的。于是，父亲的鼾声就响得很沉实，会做梦，梦见那些狗儿的主人笑呵呵地走出来，和父亲唠着家常……

没了主人的狗儿是不会再恋爱的，也不生产了。看到有主人的狗儿相互追逐、奔跑，它们就会垂下头，

黯然而静悄悄地走开，有时候它们会盯着主人家高高挂着的门锁，看得会很出神，以至于父亲走近来都察觉不到。父亲此时就会伸手去抚摸它们的头，它们就低低地呜咽，把脑袋深深地扎进父亲的臂弯里去。伤心的狗儿是会哭的，哭得尾巴低垂。

某一个时间，户主的后人会回来，他们会很惊奇狗活得很好。他们会来感谢父亲，带来礼物。父亲都会拒绝，实在拒绝不了的，父亲就会划拉一些农产品给他们带上。父亲说常想着家，有空就回来看看，家里还是有活气的呀！那些后人们含着眼泪离开村庄，狗依旧在后面追，使劲跑，一直到追不上了，才气喘着回来……狗是高兴的，知道家还有人在。

那些悄悄死去的狗，被父亲埋在户主人的街门旁，同时还会种上一株腊梅。村庄的房前屋后都种有果树，不管主人离世多久了，它们兀自开花结果，逍遥自乐，唯到冬天就冷寂了，种上株腊梅，即使在最萧条的深冬，也显得有活力，花儿还很香……父亲种了许多株腊梅了。外面有人来，看见无主的腊梅，欲伸手采摘，就会被父亲拦住，说：来，到这边来摘。

外人很奇怪：这边的腊梅，有什么不一样吗？

父亲说：不一样，因为这边的腊梅，是我的。

家里的黄狗死了以后，父亲就不再养狗了。我想给他再抱个小狗儿来作伴，却被父亲坚决地拒绝了，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固执过。父亲说：我已经养了许多条狗儿了，你瞅瞅各种样儿的都有。的确是啊，每当父亲走近村庄的时候，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狗儿就会跑出来，它们围绕着父亲左蹦右跳、欢呼雀跃，看上去就像父亲是它们真正的主人一样。

只是，我忍不住悲伤，跑到一个草垛后，恨恨地流着眼泪。

怎么也止不住。

如此平凡的一日(外一首)

李德庆

窗外喜鹊喳喳，天空纤尘不染。
一大早，朋友圈里——
朋友正忙前忙后，搬运着
他女儿的归宁之喜。

想到多年后的自己
也会有同样的累，并幸福着……
忽然，内心像被什么轻轻
撞击了一下。

许久没有这样的阳光了，
被光照耀，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而此刻我要写一首诗，
赶在正午的宴席开始之前。

我要说：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我还要告诉宴会上的所有嘉宾：
这珍贵的人间啊，
我们如此笨拙，却始终相爱。

第三场雪

雪落了一场，又一场
现在，是第三场
今冬雪讯来得早，雪片也大
多年未遇这么浩荡的雪了

俯下身子，我用第一场雪濯面
第二场雪洗心
此刻，我只想静静地伫立雪中

做个雪人多好——
朔风越吹，神色越坚定
遇到一点暖，就饱含热泪

羚羊(外一首)

胡国葵

惊鸿于你的跳跃
腾空在生命原野上的姿势
脚下片片新绿
壮美了你的内心之境

独特且顽皮
原来，快乐才是你的使命
一旦遇阻，也会跳起魔幻的踢踏舞
将自己从黑夜拯救至黎明

世界风雨琳琅
学着让万事归零
每一个值得起舞的日子
都是你的新生

小鱼

波光粼粼的大海里
你在追逐嬉戏
随遇而安 尽情游弋

头顶鸥鸟歌唱
身下海草旖旎
因为你小，童话里你不是主角
渔民撒下的期望中
也难寻你的踪迹

你游不到深海
也搁浅不了陆地
只用纯净的心
对话着世界的光怪陆离
大海知道
你的生命是个奇迹